四書經注集證

孟子卷之六

告子章句上

朱熹集註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

〔爾雅〕杞枸檵〔詩義疏〕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粗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洪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多杞柳也〔說文〕杞枸杞柳小楊也從木丣聲〔埤雅〕柳柔脆易空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按此以杞柳為兩物與告子所稱無涉特備記之朱子曰杞柳恐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柳箭即蒲柳也

桮棬屈木所為若巵匜之屬

〔禮玉藻〕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鄭註〕圈屈木所為謂巵匜之屬〔集韻〕圈棬同〔內則〕敦牟巵匜〔註〕巵酒器匜盛水漿器

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

說文臣鍇曰矯揉也謂揉曲使直也

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枸木必將待櫽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

栝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爲害性而不肯爲是因子之言而爲仁義之禍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回之貌也

說文湍疾瀨也瀨水流沙上也趙岐注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淮南子註湍水行疾也

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

揚雄言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與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

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

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

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朱子曰釋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

趙岐注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藝林日光之白曰皜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皉老人之白曰皤草花之白曰皅霜雪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翯

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大戴禮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爾雅雪與雨雜下曰霰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者陰數之極

雪花曰霙雪雲曰同雲春秋元命苞陰氣凝而為雪釋名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

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易繫詞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書泰誓惟人萬物之靈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

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舛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其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爾雅釋馬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翑前右足白啓左白踦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駵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尾白駺馰顙白顛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駵白駁黃白騜驪白雜毛駂黃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一目白瞷二目白魚說文馵馬一歲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馴八歲也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夫音扶耆與嗜同

〔周書〕黃帝始燔肉爲炙〔詩小雅〕燔之炙之〔集註〕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也箋云炙所炙也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難熟者近火故肉燔也易熟者遠火故肝炙也〔帝王紀〕紂宮九市車行酒馬行炙〔國語〕楚屈建曰祭典庶人有魚炙之薦〔四書典林〕內則及公食大夫禮十六豆中有牛炙牛胾羊炙豕炙魚膾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

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而不得其正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

按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以仲季之序考之故知季子又當爲仲子之弟

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爲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

〔禮書〕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設尸〔禮曲禮〕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疏〕凡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外神不問同姓異姓但卜之吉則可爲尸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唯祭殤無尸〔曾子問〕曾子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子曰祭成喪者必以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厭者厭飫之意謂神之歆享也有陰有陽祭初在祖廟之奧幽暗處尸猶未入是謂陰厭祭終當室中西北隅顯明處是謂陽厭則尸既起告無尸〔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

等也坊記子云三日戒七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敬敬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禮器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　按曲禮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然則爲尸者必無父之子也祭統父北面而事之恐未必然或謂伯叔皆父行故亦謂之父與

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意

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爲堯舜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讚歎之詞說好箇性如佛言善哉善哉五峯胡氏論性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四書考信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文定公之學後遊衡山下餘二十載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高宗言當誅姦邪黜諛佞進賊中原復歸兩宮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意欲用之宏書辭甚厲示之以不可召檜死被召以疾辭卒於家著書曰知言學者稱五峯先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卽湍水之說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

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

韓子原性篇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

書微子之命殷王元子

疑此或有誤字

曰如象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據此以

設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從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

白虎通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之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訣曰情生於陰欲以時驗也性生於陽欲以理執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之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之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性情之所由出入也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

朱子語錄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說

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爲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

說文鑠銷金也周禮考工記鑠金以爲刃

算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

詩大雅蒸民之篇詳中庸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

辯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朱子語類楊尹叔問伊川曰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與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似不同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只就大本處理會更不思量氣稟各不同後人看不出所以惹得許多善惡混底說來相炒程子說得較密因舉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須如此兼性與氣說方盡此論蓋自濂溪太極圖說言陰陽五行有不齊處二程因其說推出氣質之性來使程子生在周子之前未必能發明到此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

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正蒙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按論性兼論氣程子之說雖從周子太極圖說推出其實孟子性也有命焉之性已兼氣質言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爲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爲暴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

爾雅麰麰大麥宜爲飯又可爲酢其蘗可爲餳芒穀秋種殖同厚埋故謂之麥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本草麥有四種曰大麥小麥穬麥蕎麥惟大麥久食令人肥白滑肌膚爲麪勝小麥而無燥熱詩周頌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天㦸

禮〕三月祈麥實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見之也〔禮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祈麥實孟夏之月麥秋至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秋之月乃勸種麥毋或失時〔淮南子〕虛中則種宿麥

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漢書景帝紀〕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註〕磽謂磽埆瘠薄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

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

〔左傳〕僖公十七年雍巫有寵于衞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亦有寵〔杜注〕雍人名巫即易牙〔淮南子〕俞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齊桓公好味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呂氏春秋〕管仲有疾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何疑耶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逐易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寺人貂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矯以公令有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作亂故無所得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遂蒙衣袂而絕

言易牙所謂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孟子雜記子都鄭大夫公孫閼也詩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左傳隱公十一年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子都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及師傅於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莊公十六年鄭厲公篡立祭仲專厲公患之將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祭仲子都黨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入櫟居之既厲公自櫟入治預於雍糾之亂者遂殺子都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

口

然猶可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

說文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方言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西或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

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眞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糵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

之性也哉櫱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

明一統志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四書釋地牛山齊之東南山也本趙氏方向少錯無論今目驗在臨淄縣南一十里亦在唐臨淄縣南二十一里括地志所謂管仲冢與桓公冢連在牛山上是酈道元注牛山一名南郊山天齊淵出焉齊以此得名梁劉昭不知引何人孟子注云南小山曰牛山晉左思齊都賦云牛嶺鎮其南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夫臨曰北正以山實在其南也晏子春秋景公游於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使古而無死寡人將去此而何之

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閒斷故日夜之閒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櫱芽之旁出者也

說文萌草芽也禮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盡達管子五行篇草木區萌說文櫱斫木餘也肄生曰櫱

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

說文材木挺也臣鍇曰木之勁直堪入于用故曰入山掄可材者人之有材義出于此

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卽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

按旦明也詩言昧旦註謂將明未明之時此平旦則方明之候也一日之中所以分紀其時而雜見於五經者曰東方未明曰昧爽曰雞鳴曰質明曰大昕曰朝曰日出曰日側曰見日曰逮日曰日中曰日昃曰日中昃曰日下昃曰日旰曰晏朝曰晝曰日入曰夕曰昏曰夜曰宵曰中夜曰夜鄉晨曰平旦

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亦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爲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 與平聲）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卽在爾若於旦晝之閒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

熟玩而深省之也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或與惑同疑怪也

四書考異史記賈誼鵩鳥賦衆人或或兮漢書文選皆
作惑後漢書班固東都賦以變子之惑志文選作惑

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

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

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

[子華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非弈道之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

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說文]繳生絲縷也[玉篇]矢䠶音蛇去聲也繒也[易遯卦註]矰繳不能及[疏]結繳於矢謂之矰繳[史記楚世家]矰繳蘭臺[正義]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莊子]鵠不浴而白[合璧事類]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有丹者善高翔澗海江漢間有之[楚辭]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虧

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人主一日之閒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

者恨之

宋史程頤傳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即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性成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姿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按崇政殿說書即講官之職也漢明帝時張酺數侍講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及唐開元十三年始置侍講官宋眞宗咸平二年以國子祭酒邢昺爲侍講學士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學士班次翰林學士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

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格物論】熊大似豕而性輕捷山居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自投地而下【說文】熊冬蟄春出【埤雅】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為熊白其肥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目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 按熊掌最難熟左傳文元年楚成王為太子商臣所圍請食熊蹯而死以其難熟冀久則有外救也蹯即掌也宣二年晉靈公殺宰夫之胹熊蹯不熟者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

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彛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彛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呼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啐之貌

〔說文〕嘑號也〔玉篇〕大聲〔廣韻〕咄呵也〔戰國策〕呴籍叱咄〔漢書東方朔傳〕朔笑之曰咄〔師古註〕叱咄聲〔增韻〕咄啐嘑也

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

〔說文〕蹴躡也亦作蹵〔博雅〕蹴蹋也〔史記燕世家〕王蹴之以足

乞人丐乞之人也

〔集韻〕〔類篇〕〔正韻〕丐乞也取也乞求也〔史記刺客傳〕豫讓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三國志陳琳文〕曹操父嵩乞丐携養

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按禮檀弓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

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此卽不受嘑爾之謂也又曲禮以足蹴路馬芻有誅夫路馬之芻尚不可蹴況與人以食乎此乞人所以不屑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與爲去聲與平聲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爲並去聲爲之之爲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爲甚輕鄉爲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爲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

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晏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其爲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爲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

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

〔蒙引〕指有五一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五小指巨大也食指者人之所食以此指爲力也將指者左傳闔廬傷將指言其將領諸指也〔指掌圖〕足用力大指爲多手取物中指爲長故足以大指爲將手以中指爲將〔元命苞〕指五者法五行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

〔漢〕趙岐註〕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

桐梓二木名

〔禮〕月令〕季春桐始華〔管子〕五沃之土其木宜桐〔字書〕桐有四種一種白桐可斲琴葉三岐開白花不結子一種花桐了可作油一種梧桐今人收其子炒作果一種岡桐體重不可作琴〔禮斗威儀〕梓木似桐而葉小花紫皮白生河內郭璞曰即楸陸璣曰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爾雅翼〕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檟楸也一物四名〔詩鄘風〕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小雅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大雅〕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書禹貢〕嶧陽孤桐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上聲檟音賈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

〔周禮地官〕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

〔埤雅〕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可愛梧橐鄂皆五其子似乳綴其橐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說文〕檟楸也〔左傳〕襄四年季孫樹六檟于蒲圃哀十一年伍員曰樹我墓

檟爾雅檟苦荼郭註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煮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采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爲苦荼

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爾雅樲酸棗埤雅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朿爲棗並朿爲棘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豳風八月剝棗剝擊也棗實未熟雖擊不落齊民要術全赤則收收法搖而落之爲上也許氏曰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白色爲白棘實酸者爲樲棘圖經棘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似棗而有赤白二種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漢書食貨志民且狼顧人物考狼之喻最多言其貪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咸覷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愎則曰狼很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

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

范浚心箴曰

［金華徵獻畧］浚字茂明蘭溪人紹興開舉賢良以秦檜當國不起其學原本六經貫穿精核學者稱香溪先生所著文二十四卷號香溪集

茫茫堪輿

淮南子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注堪天道輿地道也漢書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隋書經籍志八會堪輿一卷唐書藝文志張衡堪輿歷注一卷殷紹黃帝四序堪輿一卷地節堪輿一卷

俯仰無垠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

史記平準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漢書律歷志量有龠合升斗斛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莊子計四海之在天下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

註稊米小米

參爲三才

易繫辭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古三墳河圖代姓紀太素者三才之始也太素之數三三爲易天地孕而生男女謂之三才三才者天地之備也

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

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荀子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耳目口鼻形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淸其天君正其天官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

按晉稱趙孟者四人趙盾趙武趙鞅趙無恤也左傳文公六年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此盾稱趙孟之始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此趙武稱趙孟之始昭公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其及趙氏趙孟與焉此趙鞅稱趙孟之始哀公二十年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此趙

無逝稱趙孟之始新安倪氏曰晉趙氏世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爲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

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

小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風焉朱子集註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

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禮內則註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易鼎卦雉膏不食物理論粱者黍稷之總名爾雅虋赤苗註赤粱粟芑白苗又白粱粟爾雅翼粱有黃白青三種其性涼故稱粱爾雅禮粱曰薌萁

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

周禮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五采備謂之繡釋名繡修也文修修然也書大禹謨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禮月令文繡有恆必循其故郊特牲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反女功之始也漢書賈人無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景帝詔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

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

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容齋三筆文子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文子周平王時人孟子之言蓋本于此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爲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爲眞不能勝是我之所爲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爲仁終必并與其所爲而亡之

趙氏曰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荑音啼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

〔孫疏〕荑稗者即禾中之稊草也〔說原〕荑稗二物也皆有米而細小早熟不熟之時擣而炊之亦可備荒郭璞曰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廣雅解〕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芑有毛北人呼爲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羣芳譜〕本草稗乃禾中之卑賤者也故字從卑野生苗葉似稊子色深綠根下葉帶紫色梢頭出扁穗結子如黍粒茶褐色味微苦食之益氣宜脾故曹植有芳菰精稗之稱

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爲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爲

他道之有成是以爲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爲他道之有成也

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

（詩大雅）雕弓既句（集註）句彀通（史記李牧傳）彀者十萬人（廣雅）彀張也（玉篇）張弓弩也史記周亞夫傳彀弓弩持滿

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

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禮文王世子）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聲

任國名

路史任伯爵本己姓帝魁母家逮黃帝以封幼子周之繼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水經注亢父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亢父即今任城唐隷兖州左傳隱公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君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按此則任是薛同姓之國在齊楚之間四書釋地任太皥之後風姓漢爲任城縣後漢爲任城國今山東兖州府屬濟寧州東任城廢縣是去古鄒城僅百二三十里宜屋廬子明日即可往問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通志氏族畧屋廬氏晉賢人學於孟子嘗著書言彭聃之法學林孟子有屋廬子列子有長盧子皆讀廬作盧皆漢複姓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迎去聲

儀禮士昏禮主人壻也爵弁纁裳緇袘音異緣也從者畢者也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同幨至于門外主人女父筵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首飾今髲也純絲也衣纁袡亦緣也立于房中南面姆纚笄纚韜髮笄簪也宵綃同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元纚笄被穎黼同在其後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凥几以升也姆加景景制如明衣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禮郊特牲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

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朱子語錄〕不親迎則待妻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周官荒政十二條中亦有此法蓋貧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如字於

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揣初委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

〔說文〕樓重屋也〔釋名〕言牖戶諸射孔慺慺然也　按漢書武帝時方士言仙人好樓居黃帝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又濟南人上黃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蓋樓之始也

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

鉤帶鉤也

按鉤有數義玉篇鉤鐵曲也韻會古兵有鉤劍醫淮南子修務訓純鉤魚腸則鉤直爲劍名鮑照樂府錦帶佩吳鉤則鉤爲刀名戰國策無鉤竿鐔蒙須之便詩云鉤劍頭環又鉤鉤莊子外物篇任公子爲大鉤又刈禾鎌曰刈鉤前漢龔遂傳賊棄弓弩而持鉏鉤又慢鉤隋書蘇威傳威見宮中以銀爲慢鉤又馬領鉤詩鉤膺條革此以帶鉤爲解蓋舉其最輕者言也

金本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

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

紾戾也

說文臂手上也釋名臂裨也在旁曰裨

學林校玉篇曰紾徒展切紾轉也又音軫廣韻曰紾知演切轉繩也又音軫單衣也以此觀之則紾有兩義其音徒展知演切者其義則轉也其音軫者單衣也紾兄之臂者轉其臂使不得順而伸若轉繩然也

摟牽也處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爲尤重也

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

〔易繫辭〕錯綜其數〔說文〕斟勺也酌盛酒行觴也〔周語〕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

〔史記趙奢傳〕趙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王使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

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

〔列國興廢說〕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陰定陶是也叔振鐸生太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卽位終生三十五年爲隱公元至魯哀公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孟子考異〕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

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人皆可以爲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

交聞文王十尺帝王世紀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雜書靈耀蒼帝姬昌日角鳥翼高長八尺二寸聖智慈理也按此說稍異存參

湯九尺孔叢子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退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按此則湯長九尺六寸今交云九尺殆舉成數言歟

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

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

匹字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

[禮曲禮]庶人之摯匹[陳澔集說]匹讀爲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毛氏云可畜而不能高飛曰鴨野生高飛曰鶩又鴨家鶩也一名舒鳧爾雅舒鳧鶩是也陸佃曰鴨自呼其名鶩即舒鳧也方氏曰以爲人所畜不善飛舒而不疾故曰舒鳧爾雅生哺鷇生噣雛註鳥子生須母哺而食名鷇謂燕雀之屬也生子而能自噣食者名雛謂雞雉之屬也

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

[秦本紀]武王有力好戲力士烏獲任鄙孟說皆至大官[蔡箋]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呂氏春秋]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竭而牛不可行逆也[韓非子]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燕策註]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扶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並去聲

言爲善爲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閒多不循禮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云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之閒則性分之内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不屑之教誨也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

困學紀聞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郎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以小弁爲小人之詩則已失

其義矣(小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集註)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

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臼

(史記周本紀)幽王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將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元黿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逃于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于路者聞其夜號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于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于王以贖罪棄女子出于褒是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

燧諸侯益亦不至申侯與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而去〔鄭箋〕申姜姓之國〔地理志〕申在南陽宛縣〔水經注〕褒水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一統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古褒國漢置褒中縣以地在褒谷中故名褒與夏同姓姓姒氏禮婦人稱國及姓其女是龍漦妖子爲人所收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納于王故曰褒姒　按詩小雅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豔妻煽方處大雅哲婦傾城皆指褒姒也

於是宜臼之傅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

按小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於詩集傳直云太子被廢而作今亦云宜臼之傅蓋兩存其說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爲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

之發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小序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朱子集註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詩集傳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并得邶鄘之地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

也 磯音機

〔詩正義〕序云不安其室不言已嫁則仍在室但心不安耳孝子自責己無令人不能安母之心母遂不嫁故美孝子能慰其母心也按此所以謂之過小如其果嫁則亦不得云小矣

磯水激石也

〔孟子疏〕磯者激也石之激水廟其流而激之〔稽韻〕石激水曰磯

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爲不孝也

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牼口莖反

宋牼名

莊子天下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人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子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胹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逍遙遊篇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註榮子卽宋鈃

石丘地名

宋孫奭疏石丘宋國地四書釋地續趙氏註宋牼宋人叅以荀子非十二子篇宋鈃註鈃與牼同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愼到同時正與孫疏宋地之說合蓋宋牼將欲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值於石丘之地也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搆兵

史記楚世家懷王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使張儀見楚王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交懷王許之遂絕齊使使受地於秦張儀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反報懷王大怒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楚軍斬甲士八萬秦遂取漢中地懷王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　按秦楚交兵載於史記者惟丹陽藍田兩戰且考六國表楚懷王十七年即周赧王之三年孟子至赧王二十六年始卒疑宋牼所謂搆兵者正赧王三年中事也

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

書有宋牼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說文〕擾煩也〔廣韻〕亂也〔漢書〕陳平傳贊傾側擾攘楚魏之閒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秦楚

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爲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爲之居守其國也

禮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閒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爲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

書蔡傳洛邑既成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幷記其君臣問答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

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於享故也

爲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徐氏曰季子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爲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爲皆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爲先而爲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爲後而不爲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

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

通鑑夏后癸三十有七年商湯進伊尹於夏四十年伊尹復歸于亳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鬼谷子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柳河東集伊尹五就桀贊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于天下仁至于湯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郝敬談跋外篇凡經傳言三五非必定一二爲三二三爲五也三者再三之辭五者交互之名伊尹五就湯桀言往來交錯所謂治亦進亂亦進非定二三爲五也

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

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爲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爲魯相

孔叢子魯人有公儀潛宜作休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志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不踰乎君之廷矣臣又安得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士乎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更變而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

也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說苑公儀子謂穆公曰君知圖人之爲圖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窊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后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擷于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竭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將匱也已臣竊爲君憂之也

子柳泄柳也

子柳詳縣文公孔叢子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限天下之君臣竊謂言之過也又穆公問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按通鑑前編周威烈王十七年魯侯尊禮孔伋以公儀子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與此小異當以孟子爲正

側地見侵奪也皃識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爲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與平聲

百里奚事見前篇

按通鑑前編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哀公既死於外而悼公之立反畢於三家三十八年而至元公元公之世齊田正臧于是乎失莒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於失都之後二年而失郕則田氏之烈未哉也不知公儀爲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諸賢所以處之者何策然自失郕之後又十五年失最而韓人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于平陸又四年而爲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入陽關則魯齊之勢其相爲勝負者未爲甚削也且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國者又必有道矣不然則以魯之弱一日不可存况於百六十年乎此說足與孟子相發明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

其功者髠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髠必識之華去辭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

[三輔決錄]王豹出自單門[張衡傳]王豹以清謳流聲　按左傳哀公六年陳僖子囚王豹於句竇之丘此係景公嬖臣非衛人[說文]謳齊歌也[正字通]謳爲歌之别調歌爲謳之總名[列子湯問篇]薛譚學謳於秦青[楚詞]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按詩碩人章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蓋衛地瀕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名

緜駒齊人善歌

[廣輿記]濟南府齊河縣有高唐城即緜駒故里

高唐齊西邑

[路史國名紀]高唐傳之陽縣漯所出[桑欽地理志]漯出高唐今濟南之祝阿即今齊河縣齊之章丘則故高唐高唐故城在齊之禹城南五十里昔夙沙衛以高唐叛後使盼子治其地者[四書類典註]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地志以此屬東昌之高唐州而於濟南之章丘亦曰春秋之高唐至高唐城又在齊河縣蓋地之

分隸古今不同如此　按齊右概指齊西鄙而言

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

杜預曰華周杞梁皆齊大夫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朝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檀弓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之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說苑立節篇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周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女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女笑也女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女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周下鬬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五

乘之賓而周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壞軍陷陳三軍勿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爲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周後息杞梁曰女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周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吾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周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雞鳴而期日中而已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爲之阤而隅爲之崩 列女傳梁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明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有禮 按琴操范杞梁妻嘆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古今注杞妻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又按諸書俱無華周妻哭之事因梁連及之耳

髡以此譏孟子仕齊無功未足爲賢也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音脫爲肉爲無之爲去聲

〔四書所〕冕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芮切收也謂去其冕不暇收拾即便行也

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以女樂遺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我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書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左傳〕爽鳩氏司寇也按魯無大司寇說見論語序說〔公羊傳〕腥曰脤熟曰燔〔左傳〕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禮之大節也〔禮書〕脤唇以盛之也膰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　按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

故謂之燔

孟子言以爲爲肉者固不足道以爲爲無禮則亦未爲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爲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膰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

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史記宋世家宋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襄公往會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

楚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楚執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十三年宋伐鄭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爲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爲十四年襄公竟傷于泓而卒（史記楚世家）穆王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王問鼎之大小輕重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十七年圍鄭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遂許之平二十年圍宋五月城中食盡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卒

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

白虎通號篇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士冠禮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故制天下之大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也

丁氏曰

唐書孝友傳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郡人生三歲喪母七歲見鄰母抱其子哀感不食因請於父絕粒奉道冀其幽贊父憫而從之年二十一五經及第不應請辟居父喪躬負土成墳里閭聞風皆敦孝弟李吉甫慕其才行薦授右補闕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訓十卷以疾請歸鄉未至而卒公著清儉守道年四十四喪室終身無妓妾聲樂之好

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國語重黎氏爲高辛氏火正故命之曰祝融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史記楚世家帝顓頊高陽氏之後曰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昆吾三曰彭祖昆吾氏夏時嘗爲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之白

虎通號篇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風俗通義五霸篇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爲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伯業興者也桓公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强楚之罪復包茅之貢晉文爲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嘆譽一言皆無興微繼絶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霸功或誤後生不亦暗乎日知錄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氏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元凱注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臺卿注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二說不同據國佐對晉人言其時楚莊之卒甫二年不當遂列爲五亦不當繼此無霸而定於五也其通指三代無疑若孟子所稱五霸而以桓公爲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然趙氏以宋襄並列亦未爲允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未得霸也史記言越王句踐遂報强吳觀兵中國稱號五

霸然則言春秋之五霸當列句踐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莊闔閭句踐爲五霸斯得之矣〔詩商頌〕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衛侯夢人被髮登昆吾之觀〔路史國名紀〕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正義〕云括地志濮陽縣故昆吾國也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虞翻曰昆吾名樊爲己姓封昆吾〔括地志〕彭城古彭祖國虞翻曰彭祖名翦爲彭姓封於大彭〔國名紀〕大彭彭姓之祖舊云徐治彭城有彭城山彭祖墓廟春秋爲宋邑〔寰宇記〕州里外城即古大彭國攻之初國當是彭州有天彭大澤垂拱爲州後還徐耳〔國名紀〕不韋商伯元喆之封豕韋也劉累更封之故世本謂豕韋防姓隨韋爲城縣則白馬南之韋鄉也〔廣輿記〕北直隸大名府開州有濮陽城古蹟後魏爲縣隋改昆吾五代時澶州治此江南徐州府古大彭氏國秦置彭城縣城西北隅有彭祖井古蹟〔明一統志〕北直大名府滑州在府城南二百三十里本古豕韋氏之國春秋爲衛地隋唐爲滑州明洪武七年以白馬縣省入改爲縣　按今隸河南衛輝府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

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摟與鬭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

四書釋地又續王制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云云則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文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郎取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驟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之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也

掊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

按虞時有苗梗化命禹徂征會羣后以誓于師夏仲康肇位四海羲和廢職命胤侯掌六師以征之周宣王中興復會諸侯於東都命尹吉甫征玁狁方叔征蠻荆召穆公平淮南之夷當必有方伯連帥率諸侯以助王師者此所謂天子討而不伐也禮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

按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左傳文四年甯俞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以覺報宴弓矢斧鉞必由天子所賜則伐國必奉王命可知此所謂諸侯伐而不討也晉語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令三軍之鐘鼓必備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乃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摟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

按春秋傳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

春秋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左傳僖公九年秋齊侯會於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

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四書釋地 春秋有二葵丘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宋地司馬彪云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聚齊桓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爲此會則外黃之葵丘正桓公所會處也 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神明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 春秋提要盟一百有九始隱元年蔑終哀二年句繹石門于齟特盟之始終也瓦屋瓤陵參盟之始終也于幽平丘同盟之始終也同盟十有六齊盟二兩幽皆同尊周也晉盟十四新城清丘斷道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朾雞澤于戲亳城北重丘平丘皆同外楚也殊盟二隱五年首止僖九年葵丘涖盟四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昭七年叔孫婼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來盟五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屈完文十五年宋華孫宣七年衛孫良夫外大夫聘而遂盟四成三年晉荀庚衛孫良夫十一年晉郤犨襄七年晉荀林父十五年宋向戌人自爲盟三桓十一年惡曹中國未有伯也僖二十一年鹿上中國始無伯也宣十二年清丘中國又將無伯也會九十七始隱二年濟終哀十三年黃池殊會閏僖五年首止成十五年鍾離襄十年于柤十四年于向 按凡盟者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司盟者執其器

爲衆陳其載辭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取血令同盟者塗口旁尊卑以次謂之歃血置牲坎中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

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初命三事所以修身正家之要也

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

周禮地官遺人掌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掌野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前驅而入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述楚國之令典曰旅有施舍史記逆旅之宿皆所以待賓旅之禮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

按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春秋時此法未亡諸侯遵而守之自無不得其人也

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於天子而後殺之也

按春秋會葵丘以前經書殺大夫者凡兩見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公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無罪則不稱死者名有罪則以國討爲文然皆未聞請命於天子故四命及之

無曲防不得曲爲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

周禮考工記匠人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三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禮經解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管子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按行隄防有毀作大雨保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徙隸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據者據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將稱何從來所以然者濁水蒙壞自案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穀梁傳無壅泉劉禹錫集決溲有時畎澮有度居上遊者不得壅泉而顓其腴 按上遊壅泉如周策所載東周上欲爲稻西周不下水是也蓋西周居河之上流故可壅而蓄之孫子激水之疾至于漂石 按水性本柔從高趨下以激其流得勢

之疾可以漂轉木石當時諸侯或遇水溢
則激而注之他國如白圭之以鄰爲壑

無遏糴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魯饑臧文仲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
之制也乃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
僖公十三年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問百里奚與諸乎對
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秦于是輸
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五
年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春秋〕僖公二年城楚丘〔公羊傳〕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
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
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胡傳〕楚
丘衛邑桓公率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
封正王法也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司几筵設黼依內史作
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行桓公封衛而衛忘亡其
功甚大今乃微之若此者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累小惠
存大節春
秋之法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宋史道學傳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雍乃從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文王六十四卦圖像雍妙悟神契洞徹蘊奧及其學益老德益邵遂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宸以雍應詔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七十六賜諡康

節程顥稱之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按魁斗首四星也漢書志魁方杓曲凡爲首者皆曰魁夏書蕆厥渠魁禮檀弓不爲魁

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爲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何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全祖望曰七國以前將軍之名見于傳者凡三其一爲左傳卽魏舒其一爲檀弓則衛之文子皆春秋之季也國語鄭以詹伯爲將軍則在成襄以前淮南子趙文子問于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高誘注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吳語吳子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韋昭注將軍命卿也

慎子魯臣

史記孟子列傳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莊子天下篇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地能載之而不能覆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是故慎到棄智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于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荀子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傳雅殃禍也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也用之使之戰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

〔四書釋地〕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地深插入魯界中者故欲一戰取之〔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

故孟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骨

滑釐慎子名

〔孟子雜記〕滑釐或云即禽滑釐也漢書人表作禽屈釐莊子作禽骨釐呂覽作禽滑黎〔莊子天下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人物備考〕慎子學於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滑釐等三百人善守禦爲節用自言能不戰而屈人之兵魯平公因齊湣王之亂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

孟子自齊歸於魯語之曰不可慎子曰此滑釐所不識也蓋禽滑釐其所尊尚故云慎子鬪宋鈃之風而悅之前以禁攻寢兵爲尚故代齊之事旋亦中止按此則滑釐與慎子乃係兩人且滑釐既爲慎子所尊師不宜直呼其名意或當時別有慎子而名滑釐者乎姑兩記其說以俟博聞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

按孟子言齊魯之地方百里蓋以侯爵受封也周官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則其食者百里矣王氏謂并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僖公四年齊管仲對楚使曰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林註〕言其征伐所至之域非受封境界也

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幷吞小國而得之

〔史記秦本紀〕幷吞八荒之心　按魯滅國則有項鄟邿鄫須句根牟取邑則伐宋取郜與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鄆鄆伐邾取訾婁繹鄟東田及沂西田又晉分僖公以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分襄公以邾地自漷水歸之于我越與哀公泗東地又邾庶其以漆閭丘黑肱以濫莒牟夷以牟婁防兹小邾射以句繹來奔皆是

有王者作則必在所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常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與向同下皆同

辟開墾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稅法二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爲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

〔史記貨殖列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我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貉音貊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註〕北方曰貉狄〔疏〕九貉卽九夷〔漢書鼂錯傳〕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

能衆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詳論語故生之

周禮秋官大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晉舜典三帛註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按聘禮君與卿圖事後宰先書幣多少之數命宰夫具幣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盖多貨則傷于德幣美則沒禮也及將行先一夕布幣于寢門外官陳幣皮史讀書展幣宰告備具乃授使者厥明使者朝服釋幣于禰告受君使也乃受命于廟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遂行及入竟及郊及館凡三展幣皆所以重其事也及主國訝賓于館使者遂皮弁聘于朝乃陳幣擯者入告公再拜受幣凡諸公諸

侯覲伯子男之禮皆

于廟中將幣三享

饔飧以飲食賓客之禮也

周禮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之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之禮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儀禮聘禮致館後有設飧禮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侯伯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牲二十有七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註疏食不備禮曰飧對饔餼而言饔餼則生腥餁皆具而又多餘物飧則惟腥餁而已牲當作腥卿大夫勞賓後又有歸饔餼禮上公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皆陳米眂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禾眂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侯伯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子男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甕皆陳米

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

按公羊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什一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與孟子語同意豈古有此說而共引之乎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爲之築隄壅而注之他國

韓非子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無水難四書釋地續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此一白圭也孟子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又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耳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傳會爲一人而集註林氏益以能薄飲食忍嗜慾居積致富欲以其術施之國且爲岐設十局步障矣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三年爲國之將相者尚能存於爾時乎即存於爾時尚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我故斷其爲兩人也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壑受水處也

詳滕文公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

慶源輔氏曰强謂有强力可辦事者戰陣之事皆在其中有知慮謂能計謀如縱橫捭闔皆是也多聞識謂廣聞博識多知而能言之士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問之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 夫音扶下同

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爲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君子小人迭為消長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

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朝則去

之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囿公仰視蜚鴈而後去之

〔四書釋地〕史記世家止言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家語並同無遊於囿三字不知何自而來惟左傳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意朱子偶忘遂撮合二事以爲註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

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

淮南子寧一月飢無一旬餓高誘注飢食不足餓困乏也

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其所受亦有節矣

日知錄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

帝王世紀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來曰吾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悅也天下豈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日以夢視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閒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書序高宗夢得傅說使百工營求於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集註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

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水經注〕沙澗水出底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謂之聖人窟〔地理志〕在陝西河北縣七里即虞虢之界有傅說祠金仁山曰傅本巖名傅說亦名傅險胥靡有罪及末減之人其役如周禮罪隸漢官司寇作罹山官徒也傅說貧故代之役〔地理金釋〕傅巖在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漢書黥布傳〕身負版築〔李奇註〕版牆版也築杵也

膠鬲 詳公孫丑 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

〔集韻〕鬻賣也〔說文〕販買賤賣貴者〔周禮地官〕販夫販婦〔禮曲禮〕雖負販者必有尊也〔曲禮〕鹽曰鹹鹺〔周禮天官〕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饈共飴鹽夏官職方氏幽州其利魚鹽〔左傳昭公三年晏子與叔向語魚鹽蜃蛤弗加於海〔管子〕海王之國謹正筴也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小男女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數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作偶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使君施令

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說文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按鹽或引池而化周官所謂盬鹽也今謂之顆鹽或煮海煮井及煮鹻而成周官所謂散鹽也今謂之末鹽黃帝時有諸侯宿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鹽其色有青紅白黑紫五樣鹽之作自此始

管仲因於士官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

金仁山曰蔿賈之子蔿艾獵孫叔其字敖楚官也列女傳叔敖少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有憂色其母問之叔敖曰聞見兩頭蛇者死見今見之恐不得事親也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恐他人復見之也殺而埋之矣母曰子之陰德及人矣無害也說苑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賢害能當精于理竊選下里之士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從之以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粗衣冠白冠後來弔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

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史記循吏傳）叔敖為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美盛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為幣輕更小以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我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王以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敎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左傳）宣十二年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於素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若之何敵之彘子不可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

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遂敗績韓非子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史記滑稽傳叔敖知優孟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子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毋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呂氏春秋叔敖疾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也吾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閒有寢丘者其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惟此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四書正事括略叔敖居寢丘一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其稱舉於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注于海禹貢稱淮海此與魯詩來淮夷而曰至于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南至于海一類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說文筋肉之力也骨體之質肉之核也釋名骨滑也骨堅而滑也意林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曾與增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爲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悚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衡與橫同

恒常也猶言大率也

漢書百官公卿表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五代史司天考以通法進統法得七十二萬氣朔之下收分必盡謂之全率以統法進全率得七千二百萬謂之大率而元紀生焉

横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横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

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

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